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頻頻說白字 為惜費急急煮烏煙

卻說童子良到了蘇州。江蘇是財賦之區，本是有名的地方。童子良此番是奉旨前來，一為查舊帳，二為籌新款。欽差還沒有下來，這裡官場上得了信，早已嚇毛了。此時做江蘇巡撫的，姓徐，號長綿，是直隸河間府人氏，一榜出身。藩台姓施，號步彤，是漢軍旗人氏。臬台姓蕭，號尚才，是江西人氏。他倆一個是保舉，一個是捐班，現在一齊做到監司大員，偏偏都在這蘇州城內。施藩台文理雖不甚清通，然而極愛掉文，又歡喜挖苦。因為蕭臬台是江西人，他背後總要說他是個鋸碗的出身。蕭臬台聽見了，甚是恨他。這日轅期，兩司上院，見了徐撫台。徐撫台先開口道：「裡頭總說我們江蘇是個發財地方，我們在這裡做官，也不知有多少好處，上頭不放心，一定要派欽差來查。我們做了封疆大吏，上頭還如此不放心我們，聽了叫人寒心！」施藩台答應了兩聲「是」，又說道：「回大帥的話：我們江蘇聲名好聽，其實是有名無實。即如司裡做了這個官，急急的『量人為出』，還是不夠用，一樣有虧空。」徐撫台聽了「量人為出」四個字不懂，便問：「步翁說是什麼？施藩台道：「司裡說的是『量人為出』，是不敢浪費的意思。」畢竟徐撫台是一榜出身，想了一想，忽然明白，笑著對臬台說道：「是了。施大哥眼睛近視，把個量人為出的『入』字看錯個頭，認做個『人』，字了。」蕭臬台道：「雖然看錯了一個字，然而『量人為出』，這個『人』字還講得過。」徐撫台聽了，付之一笑。施藩台卻頗洋洋自得。

徐撫台又同兩司說道：「我們說正經話，欽差說來就來，我們須得早為防備。你二位老兄所管的幾個局子，有些帳趁早叫人結算結算，趕緊把冊子造好，以備欽差查考。等到這一關塘塞過了，我兄弟亦決計不來管你的閑事。」藩、臬二司一齊躬身答應，齊說：「像大帥這樣體恤屬員，真正少有，司裡實在感激！」徐撫台道：「多糜費，少糜費，橫豎不是用的我的錢，我兄弟決計不來做個難人的。」藩、臬兩司下來，果然分頭交代屬員，趕造冊子不題。

正是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轉眼間，童欽差已經到了蘇州了，一切接差請聖安等事，不必細述。且說童欽差見了巡撫徐長綿，問問地方上的情形，徐撫台無非拿場面上的話敷衍了半天。接著便是司道到行轅稟見。童欽差單傳兩司上去，先問地方上的公事，隨後又問藩台：「單就江蘇一省而論，厘金共是若干？」施藩台先回一聲「是」，接著說了句：「等司裡回去查查看。」童欽差聽了，無甚說得。歇了一回，又提到漕米，童欽差道：「這個是你老哥所曉得的了？」誰料施藩台仍舊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，接著又說了一句「等司裡回去查查看。」

（漕米：即漕糧。政府將征收的糧食解往京師及其它地方，多用水路運輸，官吏乘機侵吞。）

童欽差一聽，他這個要回去查，那個要回去查，便很有些不高興。於是回過臉同蕭臬台議論江南的梟匪，施藩台又搶著說道：「前天無錫縣王令來省，司裡還同他說起：『天錫的九龍山強盜很多，你們總得會同營裡，時常派幾條兵船去『游戈游戈』才好，不然，強盜膽子越弄越大，那裡離太湖又近，倘或將來同太湖裡的『鳥匪』合起幫來，可不是頑的！』施藩台說得高興，童欽差一直等他說完，方同蕭臬台說道：「他說的什麼？我有好幾句不懂。什麼『游戈游戈』，難道是下油鍋的油鍋不成？」蕭臬台明曉得施藩台又說了白字，不便當面揭穿駁他，只笑了笑。童欽差又說道：「他說太湖裡還有什麼『鳥匪』，那鳥兒自然會飛的，於地方上的公事，有什麼相干呢？哦！我明白了，大約是梟匪的『梟』字。施大哥的一根木頭被人家坑了去了，自然那鳥兒沒處歇，就飛走了。施大哥好才情，真要算得想入非非的了！」

施藩台曉得童欽差是挖苦他，把臉紅了一陣，又掙扎著說道：「司裡實在是為大局起見，行怕他們串通一氣，設或將來造起反來，總不免『荼毒生靈』的。」童欽差聽了，只是皺眉頭。施藩台又說道：「現在緝捕營統領周副將，這人很有本事，賽如戲台上的黃天霸一樣。還是前年司裡護院的時候，委他這個差使。而且這人不怕死，常同司裏說：『我們做皇上的官，吃皇上家的錢使，將來總要『馬革裹尸』，才算對得起朝廷。』」童欽差又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做武官能夠不怕死，原是好的。但是你說的什麼『馬革裹尸』，這句話我又不曉得。」施藩台只是漲紅了臉，回答不出。蕭臬台於是替他分辯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施藩台眼睛有點近視，所說的『馬革裹尸』，大約是『馬革裹尸』，因為近視眼看錯了半個字了。就是剛才說的什麼『荼毒生靈』的『荼』字，想來亦是這個緣故。」童欽差點頭笑了笑，馬上端茶送客。一面吃茶，又笑著說道：「我們現在用得著這『茶度生靈』了！」施藩台下來之後，朝蕭臬台拱拱手，道：「尚翁，以後凡事照應些，欽差跟前是玩不得的！」於是各自上轎而去。

自此以後，童欽差便在蘇州住了下來。今天傳見牙厘局總辦，明天傳見銅元局委員，無非查問他們一年實收若干，開銷若干，盈餘若干。所有局所，雖然一齊造了四柱清冊，呈送欽差過目，無奈童子良還不放心，背後頭同自己隨員說：「這些帳是假造的，都有點靠不住，總要自己徹底清查，方能作准。」於是見過總辦、會辦，大小委員，都不算數，一定要把局子裡的司事一齊傳到行轎，分班回話。

頭一天傳上來的一班人，童欽差只略為敷衍了幾句話，並不查問公事。這一班退出，吩咐明天再換一班來見。等到第二天，換二班的上來，欽差竟其異常頂真，凡事都要考求一個實在。有些人回答不出，很碰欽差的釘子。於是大家齊說：「這是欽差用的計策，曉得頭一班上來見的人一定是各局總辦選了又選，都是幾個尖子，自然公事熟悉，應對如流，所以無須問得。等到第二班，一來總辦沒有預備，再則大家見頭一天欽差無甚說話，便亦隨隨便便，誰知欽差忽然改變，焉有不碰釘子之理。」司事碰了釘子，其過自然一齊歸在總辦身上。合蘇州省裡的幾個闊差使總辦一齊都是藩台當權，馬上傳見施藩台，當面申飭，問他所司何事。施藩台道：「司裡要算是頂真的了，幾次三番同他們三令五申，無奈這些人只有這個材料，總是這們不明不白的。」童子良道：「這裡頭的事，你可明白？」施藩台道：「等司裡回去查查看。」童子良氣的無話可說，便也不再理他。幸虧現任蘇州府知府為人極會鑽營，而且公事亦明白，不知怎樣，欽差跟前被他溜上了，竟其大為賞識，凡事都同他商量。這知府姓卜，號瓊名。但是過於精明的人，就不免流於刻薄一路。平時做官極其風厲，在街上看見有不順眼的人，抓過來就是一頓。尤其犯惡打前劉海的人，見了總要打的。他說這班都是無業游民，往往有打個半死的。因此百姓恨極了他，背後都替他起了一個渾號，稱他為「剝窮民」。藩台施步通文理雖然不甚通，公事亦極顛頂，然而心地是慈悲的，所謂「雖非好官，尚不失為好人。」因見首府如此行為，心上老大不以為然，背後常說：「像某人這樣做官，真正是草菅人命了。」亦曾當面勸過他，無知卜知府陽奉陰違，也就奈何他不得。

欽差此番南來，無非為的是籌款。江南財賦之區，查了幾天，尚無眉目，別處更可想而知了。童子良生性怕回京無以交代，因此心上甚為著急。卜知府曉得欽差的心事，便獻計於欽差，說是：「蘇州一府，有些鄉下人應該繳的錢糧漕米，都是地方上紳士包了去，總不能繳到□足。有的繳上八九成，有的繳上六七成，地方官怕他們，一直奈何他們不得。許多年積攢下來，為數卻亦不少。」童子良道：「做百姓的食毛踐土，連國課都要欠起來不還，這還了得嗎！」卜知府道：「其過不在百姓而在紳士，百姓是早已□成交，都收到紳士的腰包裡去了。蘇州省城裡還好，頂壞的是常熟、昭文兩縣，他那裡的人，只要中個舉，就可以出來替人家包完錢漕，進士更不用說了。」童子良道：「你也欠，他也欠，地方官就肯容他欠嗎？將來交不到數目，不還是地方官的責任嗎？」卜知府道：「地方官顧自己考成，亦只好拿那些沒勢力的欺負，做個移東補西的法子。至於有勢力的，拉攏他還來不及，還敢拿他怎樣呢。」童子良道：「一個舉人有多大的功名，膽敢如此！」卜知府道：「一個舉人原算不得什麼，他們合起幫來同地方官為難，遇事掣肘，就叫你做不成功，所以有些州、縣，只好隱忍。卑府卻甚不以此為然。」童子良道：「依你之見如何？」卜知府道：「卑府愚見：大人此番本是奉旨籌款而來，這筆錢，實實在在是皇上家的錢，極應該清理的，而且數目也不在少處。為今之計，只要大人發個令，說要清賦，誰敢托欠，我們就辦誰。越是紳，越要辦得凶。辦兩個做榜樣，人家害怕，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。不但以後的事情好辦，這筆錢清理出來，也盡夠大人回京復旨交代的了。」

童子良這兩天正以籌不著款為慮，聽了此言雖然合意，但是意思之中尚不免於躊躇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這筆錢原是極應該清理的，但是，如此一鬧，不免總要得罪人。」卜知府道：「古人『錢面無私』，大人能夠如此，包管大人的名聲格外好，也同古人一樣，傳之不朽；而且如此一辦，朝廷也一定說大人有忠心；朝廷相信了大人，誰還敢說什麼話呢？」童子良經他這一泡恭維，便覺他說的話果然不錯，連說：「兄弟照辦。」……但是，老兄到底在這裡做過幾年官，情形總比兄弟熟悉些，將來凡事還要仰仗！」卜知府亦深願效力。一連又議了幾日，把大概的辦法商量妥當，就委卜知府做了總辦。

卜知府本來是個喜歡多事的人，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，行文各屬，查取拖欠的數目以及各花戶的姓名；查明之後，立刻委了委員，分赴各屬，先去拿人。那些地方官本來是同紳士不對的。今奉本府之命，又是欽差的公事，樂得假私濟公，凡來文指拿的人，沒有一名漏網。等到解到省城之後，凡是數目大的，一概下監，數目小的，捕廳看管。但是欠得年代太久了，總算起來，任憑你什麼人，一時如何還得起。於是變賣田地的也有，變賣房子的也有，把現在生意盤給人家的也有，一齊拿出錢彌補這筆虧空。然而這些都還是有產業、有生意的人，方能如此。要是一無底子的人，靠著自己一個功名，魚肉鄉愚，挾持官長，左手來，右手去，弄得的錢是早已用完了，到得此時，斥革功名，抄沒家產都不算，一定還要拷打監追。及至山窮水盡，一無法想，然後定他一個罪名，以為玩視國課者戒。因此破家蕩產，鬻兒賣女，時有所聞。雖然是咎由自取，然而大家談起來，總說這卜知府辦的太煞認真了。

閑話少敘。但說卜知府奉到憲札之後，認真辦了幾天，又去襄見欽差。童子良道：「兄弟即日就要起身前赴鎮江，沿江上駛；先到南京，其次安徽，其次江西，其次兩湖，回來再坐了海船，分赴閩、粵等省。到處查查帳，籌籌款，總得有一年半載耽擱。」這事既交代了老兄，大約有半年光景，總可清理出一個頭緒？」卜知府道：「不消半年。卑府是個急性子的人，凡事到手，總得辦掉了才睡得著覺。大約多則三月，少則兩月，總好銷差。」童子良道：「如此更好！」卜知府回去，真個是雷厲風行，絲毫不肯假借。怕委員們私下容情，一齊提來，自己審問。每天從早晨起來就坐在堂上問案，一直到夜方才退堂。他又在三大憲跟前稟明，說：「有欽差委派的事，不能常常上來伺候大人。」甚至每逢轅期，他獨不到。三憲面子上雖不拿他怎樣，心上卻甚是不快。

（三大憲：稱撫、藩、臬為三大憲。憲，對省高級官吏的教稱。）

有天施藩台又同蕭臬台說道：「聽說卜某人是一天到晚坐在堂上問案子，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。這人精明得很，賽如古時皋陶一般，有了他，可用不著你這臬台了。」施藩台說這話，蕭臬台心上本以為然；無奈施藩台又讀差了字音，把個皋陶的「陶」字，念做本音，像煞是什麼「糕桃」。蕭臬台楞了，忙問：「什麼叫做糕桃？」施藩台亦把臉紅了半天，回答不出。後來還是一位候補道忽然明白了他這句話，解出來與眾人聽了，臬台方才無言而罷。

（皋陶：傳說中東夷族的首領，相傳曾被舜任為掌管刑法的官。）

按下卜知府在蘇州辦理清賦不表。且說此時做徐州府知府的，姓萬，號向榮，是四川人氏。這人以軍功出身，一直保到道台，放過實缺。到任不久，為了一件甚麼事，被御史參了一本，本省巡撫查明復奏，奉旨降了一個知府。後來走了門路，經兩江總督咨調過來，當了半年的差使。齊巧徐州府出缺，他是實缺降調人員，又有上頭的照應，自然是他無疑了。

這萬太尊從前做道台的時候，很有點貪賊的名聲，就是降官之後，又一直沒有斷過差使，所以手裡光景還好。到任之後，就把從前的積蓄以及新收的到任規費等先拿出一萬銀子，叫帳房替他存在莊上。每月定要一分利息，錢莊上不肯，只得出一個六厘；萬太尊不答應，後首說來說去，作為每月七厘半長存。這錢莊乃本地幾個紳士掘出股分來合開的，下本不到一萬，放出去的帳面卻有□來萬上下。齊巧這年年成不好，各色生意大半有虧無贏，因此，錢業也不能獲利。後來放出去的帳又被人家倒掉幾注，到了年下，這錢莊便覺得有點轉運不靈。萬太尊一聽消息不好，立刻逼著帳房去提那一萬銀子。錢莊上擋手的忙托了東家進來同太尊說，請他過了年再提。萬太尊見銀子提不出，更疑心這錢莊是掙不住的了，也不及思前顧後，登時一角公事給首縣，叫他一面提錢莊擋手，押繳存款，一面派人看守該莊前後門戶。知縣不知就裡，正在奉命而行，卻不料這個風聲一傳出去，凡是存戶，一齊拿了折子到莊取現，登時把個錢莊逼倒。既倒之後，萬太尊不好說是為了自己的款子所以札縣拿人，只說是奸商虧空巨款，地方官不能置之不問。便是錢莊已經閉倒，店伙四散，擋手的就是押在縣裡亦是枉然。後來幾個東家會議，先湊了三千銀子歸還太尊，請把擋手保出，以便清理。萬太尊無奈，只得應允。連利錢整整一萬零幾百銀子，現在所收到的不及三分之一，雖說保出去清理，究竟還在虛無縹緲之間。總算憑空失去一筆巨項，心上焉有不懊悶之理。

又過了些時，恰值新年。萬太尊有兩個少爺，生性好賭，正月無事，便有人同他到一破落戶鄉紳人家去賭。無奈手氣不好，屢賭屢輸，不到幾天，就輸到五千多兩。少爺想要抵賴，又抵賴不脫。兄弟二人，彼此私下商量，無從設法，便心生一計，將他們聚賭的情形，一齊告訴與他父親。萬太尊轉念想道：「這拿賭是好事情，其中有無數生發」便聲色不動，傳齊差役，等到三更半夜，按照兒子所說的地方前往拿人，並帶了兒子回去，充做眼線。少爺一想：「倘或到得那裡被人家看破，反為不妙。」但是老子跟前又不好說明，只得臨時推頭肚子疼，逃了回來。這裡萬太尊既已找著賭場所在，吩咐跟來的人把守住了前後門戶，然後打門進去，乘其不備，登時拿到□幾個人。其中很有幾個體面人，平時也到過府裡，同萬太尊平起平坐的，如今卻被差役們拉住了辮子；至於屋主那個破落鄉紳，更不用說了。此時這般人正在賭到高興頭上，桌子上洋錢、銀子、錢票、戒指、鐲頭、金表統通都有，連著籌碼、骨牌，萬太尊都指為賭具，於是連賭具，連銀錢，親自動手，一搜而光；總共包了一個總包，交代跟來的家人，放在自己轎子肚裡，說是帶回衙門，銷毀充公。又親自率了多人，故意在這個人家上房內院子細查點了一回，然後出來，叫差人拉了那□幾個人，同回衙門而去。

萬太尊明曉得被拿之人有體面人在內，便吩咐把一千人分別看管。第二天也不審問，專等這些人前來說法。果然不到三天，一齊說好。有些顧面子的，竟其出到三千、五千不等，就是再少的三百、二百也有，統通保了出去。萬太尊面子上說這筆錢是罰充善舉，其實各善堂裡並沒有拔給分文，後來也不曉得是如何報銷的。便有人說：這回拿賭，萬太尊總共拿進有一萬幾千銀子。少爺賴掉人家的五千多不算，當大賭台上搜來的，聽說值到三四千亦不算，倘算起來，足足有兩萬朝外。不但上年被錢莊倒掉的一齊收回，而且更多了一倍，真可謂得之意外了。便是被拿的人，事後考察這事是如何被太尊曉得的，猜來猜去，便有人猜到少爺漏的消息，說道：「太尊的兩位少爺是天天到此地來的，獨有拿賭的那天沒來，如今索性連影子都不見了。賭輸了錢，欠的帳都有憑據，他如此混帳，我們要到道裡去上控的。他既縱子為非，又借拿賭為名，敲我們的竹杠。如今這筆錢到底是捐在那善堂裡，我們倒要查查看看。」眾人齊說：「是極。」於是一倡百和，大家都是這個說法。就有人把話傳到萬太尊耳朵裡，萬太尊道：「我不怕！他要告，先拿他們辦了再說！難道他們開賭是應該的？我的兒子好好的在家裡，沒有人來引誘，他就會跑出去同他們在一塊兒嗎？我不辦他們，只罰他們出幾個錢，難道還不應該？真正又好笑，又好氣！」萬太尊說罷，行所無事。後來再打聽打聽，那幾個罰錢的亦始終沒有敢去出首，大約是怕弄他不倒，自己先坐不是之故。

但是名氣越鬧越大，這個消息傳到京城裡，被一個都老爺曉得了。齊巧這都老爺是徐州人氏，便上了一個折子，大大的拿這萬太尊參了幾款。這時恰碰著童子良到江西籌款，軍機裡寄出信來，就叫他就近查辦。童子良不免派了自己帶來的隨員，悄悄的到徐州府走了一遭。列位看官，可曉得現在官場，凡是奉派查辦事件，無論大小，可有幾件是鐵面無私的？委員到得蘇州，面子上說不拜客，只是住在店裡查訪，卻暗地裡早透個風給人，叫人到萬太尊那裡報信。萬太尊得這信，豈有不著急之理！立刻親自過來奉拜，送了一桌酒席，又想留在衙門裡去住。幾天下來，彼此熟了，還有什麼不拉交情的。再加派去的委員亦並不是吃素的，萬太尊斟酌送些，他再借些，延期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了。

話休絮煩。此時童子良已由蘇州坐了民船到得南京，委員回來稟復了。萬太尊曉得事已消彌，不致再有出岔，於是也跟著進省，叩謝欽差，並且由先前那個委員替他說合，拜欽差童子良為老師，借名送了一分厚禮，自不必說。正當這天進去稟見，同班連

他共是三個；那兩個也是知府，都在省裡當什麼差使的。齊巧頭天童子良病了一天一夜，又吐又瀉，甚是利害。這天本是不見客的，因為萬太尊是新收的門生，那兩個又有要緊的公事面回，所以一齊都請到臥室裡相見。預先傳諭萬太尊不必行禮，萬太尊答應著。

進得房來，只見欽差靠著兩個炕枕，坐在床上。三個人只恭恭敬敬的請了一個安。童子良略為把身子欠了一欠，上氣不接下氣的敷衍了兩句。三個躬身詢問：「福體欠安，今天怎麼樣了？」童子良因曉得那兩位知府當中，有一位略為懂得點醫道的，先把病勢大概說了幾句，又叫人把方子取出來，請他過目，問他怎麼樣，可用得用不得。那位不懂得醫道的先說道：「大人洪福齊天，定然吉人天相，馬上就會痊好的。」童子良也不理他。又聽得那個略為懂得點醫道的說道：「方才不過如此。但是卑府學問疏淺，大人明鑒萬里，還是大人鑒察施行罷。」

童子良著急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！我曉得老兄於此道甚是高明，所以特地請教。現在兄弟命在呼吸，還要如此的恭維，也真正太難了！諸位老兄在官場上歷練久了，敷衍的本事是第一等，像這樣子，只怕要敷衍到兄弟死了方才不敷衍呢！」

他倆聽了，面孔很紅了一陣，不敢作聲。到底新收的門生萬太尊格外貼切些，因見他倆都碰了釘子，便搭訕著說道：「上吐下瀉的病，只要吃兩口鴉片煙就好的。」童子良道：「是啊！我從前原本不忌這個東西的，現在到了江南來，因為天天要起早辦公事、見客，吃了他很不便當，又要耽擱工夫，又要糜費。像愚兄從前的癮，總得一兩銀子一天。所以到了蘇州就立志戒煙，天天吃藥丸子。前頭還覺撐得住，如今有了病倒有點撐不住了。」

萬太尊道：「老師是朝廷的棟梁，就是一天吃一兩銀子也不打緊。」童子良道：「小處不可大算，一天一兩，一年三百六〇兩。近年來大土的價錢又貴，三百六〇兩，不過買上〇二三只土，還要自己看著煮，才不會走漏，一轉眼，就被他們偷了去了。」萬太尊道：「老師毛病要緊，多化幾兩銀子值得什麼！如果要土，門生那個地方本是出土的地方，而且的確確是我們中國的土。門生這趟帶來的不多，大約只夠老師一年用的，等到門生回去，再替老師辦些來，就是老師回京之後，門生年年供應些，亦還供應得起。」童子良一聽萬太尊有煙土送他，自然歡喜。因為病後，恐怕多說了話勞神，當時示意送客，三人一齊告辭出來。

萬太尊回到寓處，把從徐州帶來的煙土取出好些，送到行轅。童子良一齊收下。當天就傳話出來，叫到煙館裡挑選四名煮煙的好手到行轅伺候；又叫辦差的置辦鍋爐、木炭、磁缸等件預備應用；又特地派了大少爺及三個心腹隨員監督熬煙。大少爺道：「一天就是抽二兩，一時那裡就抽得這許多。有這些土，只要略為煮些，夠路上抽的就是了，其餘的不必煮，路上帶著，豈不便當些。如今一起煮好了，缸兒罐兒堆了一大堆，還要人去照顧他，一個不留心，不是打碎了罐子，或如倒翻了煙，真正不上算。」

童子良低低的說道：「你們小孩子家，真正糊塗！我為的如今煮煙，炭是有人辦差的，就是缸兒、罐兒，也不要自己出錢買。等到上起路來，船上不必說，走到旱路，還怕沒有人替我們抬著走嗎。每罐多少，每缸多少，我上頭都號了字，誰敢少咱們的。打翻了，少不得就叫地方官賠，用不著你操心。如今倘若不把他煮好了，將來帶到京裡，那一樣不要自己拿錢買呢？誰來替咱辦差？你們小孩子家，只顧得眼前一點，不曉得瞻前慮後，這點算盤都不會打，我看你們將來怎樣好啊！」一席話說得兒子無言可答。

不多一會，煮煙的也來了。童子良吩咐他們明天起早來煮。到了第二天，他老人家病也好些，居然也能到外面來走走了。就在花廳上擺起四個爐子煮煙。除掉大少爺之外，其餘三個隨員，雖然不戴大帽子，卻一齊穿了方馬褂上來，圍著爐子，川流不息的監察。童子良也穿了一件小夾襖，短打著，頭上又戴了一個風帽，拄著拐杖，自己出來監工，弄得三間廳上，煙霧騰天。碰著有些不要緊的官員來見，他就吩咐叫「請」。人家進來之後，或是立談數語，或是讓人家隨便旁邊椅上坐坐。人家見了，都為詫異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